

小情歌
新言情系列·都市言情

你可听见 我的心在动

不能风动，不能心动，那是我的心在动，你可曾听见？

李李翔
WANG'S

悦读纪

ENJOY READING ERA
女性阅读专业出版
www.girlbook.cn

小情歌

新言情系列·都市言情

被时间催化过的爱情味道更美，
没有什么比失而复得更让人珍惜。

痛苦固然是自找的，幸福和快乐又何尝不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可听见我的心在动

李李翔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楔子.....	4
第一章 你可曾听见.....	5
第二章 欢快与悲哀同理.....	9
第三章 咬文嚼字与对牛弹琴.....	15
第四章 每一个女人的梦里，都有一个张说.....	20
第五章 罪不可恕还是情有可原.....	26
第六章 忆往事勇气可嘉.....	31
第七章 淑女没有竞争力.....	37
第八章 天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	42
第九章 宽恕是帝王的美德.....	47
第十章 我们是害虫以及霸王面.....	52
第十一章 今天的你我，能否重复昨天的故事.....	57
第十二章 爱并不是占有和荒唐的借口.....	62
第十三章 咬啮性的小烦恼.....	67
第十四章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72
第十五章 情敌相见，分外眼红.....	77
第十六章 身无彩凤双飞翼，落架凤凰不如鸡.....	83
第十七章 我爱你.....	88
第十八章 悔恨、悲哀还有愤怒.....	93
第十九章 爱一个人，便要爱她的全部.....	98
第二十章 邂逅·梦魇.....	104
第二十一章 忍无可忍，从头再忍.....	109
第二十二章 命运的错.....	115

第二十三章	自私又强势的爱.....	121
第二十四章	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	126
第二十五章	提拉米苏，带我走.....	131
第二十六章	我的意中人是一个盖世英雄.....	136
第二十七章	不同意离婚.....	141
第二十八章	开除引发的冷战.....	147
第二十九章	最熟悉的陌生人.....	152
第三十章	对簿公堂.....	157
第三十一章	两败俱伤.....	163
第三十二章	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168
第三十三章	爱情转移.....	173
第三十四章	受过伤的记忆还没有痊愈.....	179
第三十五章	欲速则不达.....	184
第三十六章	都是友情惹的祸.....	189
第三十七章	地上无媒不成婚.....	194
第三十八章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199
第三十九章	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	204
第四十章	有了媳妇忘了娘.....	210
第四十一章	人人都忙着结婚.....	216
第四十二章	万转千回的爱情正果.....	222
后记	228

楔子

夏天的晚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树影婆娑，灯光昏暗。夜风吹得百年大讲堂前红色的横幅哗啦哗啦作响，上面写着“毕业晚会”四个金光闪烁的大字。

人潮散尽，张说和钟笔一前一后走出来。

枝动叶摇，风声呼啸，像是夜半无人时的私语。张说仰头，微微蹙眉，“今天风真大，你听。”语气平淡客套，是最平常不过的寒暄。

那是旗幡被吹动的声音。钟笔立在树下，双手插在裤兜里，凝眸望着他挺拔的背影，心潮起伏。张说回头，见她静立不动，挑眉表示疑问。

钟笔等他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看着他的眼睛，神情专注，缓缓开口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那是我的心在动。”顿了顿，轻声问他，“你可曾听见？”夜色下的双眸亮如星辰，满是希冀和期待。

张说呆立当场，双唇嚅动，许久不曾回答。

钟笔见他如此，脸色瞬间变了，连忙侧过头去，鼻头酸涩，眼角湿润，极力忍住。她的心意表达得这样清楚，他的拒绝暗示得这样明显。

一声长叹，她二话不说，转身离开。

一路跌跌撞撞，钟笔回到宿舍，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第一章 你可曾听见

“天上人间”不是一间夜总会的名字，而是近年来国内收视率最高的综艺娱乐节目，现场直播，奖金丰厚，涉及的知识面相当广泛，难度颇高，引得许多或想成名或想获利又或者想挑战的观众踊跃参加。

这一期的节目叫“挑战自我”，一共十二个人参加。待到最后一轮，只剩两人，可见竞争之激烈。主持人用特有的磁性声音说：“最后一个问题，‘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这句话出自哪里，是谁说的？”电子屏幕上列出四个答案。众人埋头苦思，现场一时间鸦雀无声。

张说乍听到问题时便怔住了。

主持人见他神情不对，笑说：“张先生，不知道是吗？没关系，你还有求助的机会。”他不知道这个赫赫有名的年轻人为什么来参加《天上人间》，他应该去参加《人物访谈》或者是《经济周刊》的封面拍摄。另外一个竞争者是一位很知性的女子，也迟迟没有作答，显然不知道答案。

张说看着前面黑压压的现场观众，心神有一瞬间的恍惚，停顿了几秒才回头说：“我要求场外帮助。”主持人同意了，提醒他道：“你有三十秒的时间。现场求助还是电话求助？”他说电话求助。可是那个电话号码他仿佛用尽一生的力气才拨了下去，十指颤抖，重若千斤，一下又一下，敲打着他忐忑的心。察觉自己有些失态，他定了定神，面对镜头缓缓地说：“不知道这个电话还打不打得通。”

响了许久，没有人接。他继续打，还是没有人接。主持人和观众都发出唏嘘声，生怕电话那端无人接听。然而镜头前的他却无半分紧张，思绪茫然，有些走神，不知道在想什么。就在他即将放弃、观众也即将失去耐心的时候，一个女声温柔地响起：“阿悦，是我，钟笔。”

张说一时激动得不能自持，连忙控制情绪，想着该说什么。主持人在一旁催促道：“张先生，你只有三十秒的时间。”张说完全不予理会。现场大概安静了十秒，他才一字一句地慢慢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那是我的心在动。”

按捺下汹涌澎湃的心情，他轻声问了一句：“钟笔，这么些年过去了，你可

曾听见？”

主持人和现场所有的观众都静了下来，包括对面那个针锋相对的竞争者，都察觉到这个电话的不同寻常。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久到他以为是天涯海角、宇宙的尽头。终于，一声轻微的叹息在电话那端响起：“阿悦，我正在离婚。”

对着镜头，隔着电话，茫茫人海，滚滚红尘，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连最简单的一声问候也变得艰难起来，俩人没有再说其他的话。

主持人打破沉默，“时间到。”所有人都觉得可惜，哎，这个年轻人就这么轻易地放弃了一百万。

张说没有理会此起彼伏的惋惜声，唇角逸出一丝微笑，快速但是清晰地回答道：“六祖慧能从五祖弘忍处继承衣钵，来到广州法性寺弘法。法性寺的主持方丈印宗法师正在讲经，风吹幡动，于是他问：‘是风动还是幡动？’弟子中有说风动，也有说幡动的。慧能上前，合掌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所有人方才明白过来，原来他早就知道答案，那个电话，不过是打给那个让他心动的人。一时间掌声如雷。

主持人动情地说：“我做主持人也有二十年了，这样的情形还是头一次遇见。张先生，我想不会有人比你答得更好。”

他走下来，和张说拥抱，激动地说：“张先生，我知道您的传奇经历，您曾经上过《时代周刊》的封面，名列‘全球一百位数字人物’之一。不仅是我好奇，所有知道您的人都好奇，您为什么会来《天上人间》而不是《人物访谈》呢？”台下的观众发出善意的笑声，这个年轻人是如此的聪明、敏锐，以及英俊。

有些不知道他的观众大吃一惊，原来这个英俊的年轻人这么有名。

张说先是垂眸，接着抬头看着镜头，一字一句地说：“我有个朋友，她从来不看经济分析、人物访谈、时事政治之类的节目，她只喜欢看综艺娱乐，喜欢八卦，喜欢流行音乐，喜欢网络言情小说。”

主持人看着他，试探性地问：“是什么样的朋友？”

张说对着镜头笑了笑，眸光清亮，像是想起了什么，感觉很温暖。现场的观众还是第一次见他笑得如此迷人，简直有颠倒众生之态，不少女生放肆地吹口哨，引起不小的轰动。他侧脸对着镜头，眉目分明，眼神落在场内的某一处，顿了顿

说：“我大学时的女朋友。”

有人发出尖叫声，大家都露出期待、好奇的神情。

主持人微笑着说：“张先生，据我所知，你毕业不少年了吧？”他点头，“五年半。”主持人发出小小的惊呼声，“毕业不到六年，已经拥有如此大的成就，这让我们这些年过不惑的人越发自惭形秽。”话题一转，快得令人措手不及，“那你女朋友可有和你在一起？”这是问话技巧，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所有人都关心这个问题。

他缓缓摇头，“没有，她结婚了。”声音很平静。

台下有人打抱不平，问为什么，一时间闹哄哄的。

主持人故意以轻松的口吻问：“是不是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小姐？名字似乎叫钟……比？”循循善诱，想打探出更多的内情。

张说却不回答，既没摇头也没点头，只对大家露出礼貌性的微笑。

众人哪里肯放过他，吵吵嚷嚷、七嘴八舌地发表议论。

主持人示意大家静下来，不慌不忙地提出问题：“张先生，容我再问一次，您为什么会来参加《天上人间》？”他阅人无数，一眼就看出这个年轻人意志坚定、不轻易妥协的性格，打算慢慢诱导，得到大家都想得到的答案。

张说冲台下一笑，站起来，淡淡地说：“我只是要让她知道而已。”环顾场内的观众，“节目结束了，我要走了。”他挥了挥手，毫不犹豫地离开。

国内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因为这件事，都在议论那个叫“钟比”的神秘女子。

钟笔人在香港，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出过家门。最近她辞职了，心情相当恶劣。六岁的儿子左学在看永远演不完的《名侦探柯南》，目不转睛，聚精会神。她双腿蜷在沙发上，抱着十九寸大的笔记本电脑，在看永远的综艺娱乐节目，睡眼惺忪，首如飞蓬。

她看见了张说，电视上的他穿着浅灰色T恤，亚麻色长裤，衣着低调，可是气质出众，非常上镜，她精神不由得大振，挥拳说：“冠军非你莫属。”没有任何理由，她就是相信。六号的那个女选手，表现亦非常出色，沉着冷静，心理素质过硬，分析得有条有理，是张说的一大劲敌。她看得咬牙切齿，一心盼望人家出错。

身体紧绷，一颗心提上去又放下来，如此反反复复，她比电视里的人还紧张。张说每回答对一道题，她就重新活过来一次。

左学扔下遥控器，节奏紧凑的日文歌响起，是片尾曲。他看的是《柯南》最新出的剧集，原声，没有字幕，但是他能听懂，为了看柯南，他很努力地学习日文。他走过来，摇了摇沙发上已经进入“物我两忘”境界的女人，“妈妈，我饿了。”她随口应一声，“哦——”没了下文。

她听见主持人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不禁一愣，然后听见他说“不知道这个电话还打不打得通”，随即手机在楼上响起，不由得呆住。手机铃声是梁静茹新专辑里的一首歌，温暖抒情，轻吟低唱：“希望我爱的人健康，个性很善良，大大手掌能包容我小小的倔强……”

她踉踉跄跄地奔上楼去，步伐不稳，跌倒，爬起来，冲过去一把抓起手机，慌乱地按下接通键，心里似有千军万马在奔腾。

当电视里那个英俊的男子对着镜头温和地说“钟笔，这么些年过去了，你可曾听见”时，她无限感慨，百感交集，心中在高声呐喊：现在，听见了！

等心跳恢复，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脑中有千百个念头在转，最后她告诉他：“阿悦，我正在离婚。”

阿悦是她独有的称呼。曾经她是中文系的学生，国内最好的大学。《论语·学而篇》头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字同“悦”，愉快、高兴的意思。张说，也就是张悦，她叫他阿悦，独一无二的阿悦。她的儿子取名“学”，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看完电视，她甩了甩头，将湿润的眼眶甩干，啪的一声合上电脑，清了清嗓子说：“左学，厨房里有面条，你可以尝试自己做，也可以让阿姨做。”左学“切”了一声，愤愤地说：“今天是月末，阿姨放假。”

钟笔胡乱抓了抓头发，“很好做的，插上电饭煲的电源，倒热水，下面条，就可以了。你不是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

左学在自己专属的椅子上坐下，学着大人的样子，双手抱胸，右脚抬起，搁在左脚上，吊儿郎当地说：“你不给我下面条——你跟左思离婚的时候，我就在法官面前说要跟他。”

钟笔闻言立马投降，忙不迭说：“好好好，我这就去给你做满汉全席。”

第二章 欢快与悲哀同理

左学直呼自己父亲的名字，左家没有人纠正他，就连左思也并不以为意。

他吃完“满汉全席”——炸酱面后，抹了抹嘴巴，“妈妈，快要开学了，我要买书包。”他也曾直呼过母亲的名字，结果被钟笔修理得脑袋长包、屁股通红，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再也没有做过此等大逆不道之事。

钟笔懒洋洋地不回答，全当没听见。图画室里和床一样大、柔软无比的沙发便是她日常起居之所，她的口号是：“沙发就是阵地，岂容他人侵犯？”一天二十四小时窝在上面，连饭都要阿姨端上来吃。左学曾一本正经和她讨论道：“妈妈，你要脚做什么？”她伸了伸懒腰，“我是软体动物，没有脚。”

这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左学冲过去拔了她笔记本的插座，手舞足蹈，大声嚷嚷道：“我要买新书包！”钟笔看着眼前一片漆黑的屏幕，又看了眼儿子，似乎颇不高兴，耸肩说：“OK，买新书包。不过，你要等我一个小时。”她冲进洗手间洗澡，换衣服，梳头，化妆，忙乱不已。楼上咚咚咚响，疾风骤雨，打仗一般。

她下来时，已经换上了新上市的夏装——一袭绿色单肩长裙，裁剪流水一般恰到好处，头发绾起来，耳坠只有一只，长长的链子垂到肩上，绿豆大的钻石闪闪发亮。她甩了甩手上未干的水珠，拿过银色流苏手袋，得意地说：“怎么样？”左学点头，看着腕上的手表说：“不错，还差两分钟一个小时。”

左家位于香港弥敦道，是一栋独立的三层小楼，白色欧式建筑，大片的草地，绿树成荫。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却有一个偌大的花园，里面有游泳池、网球场，周围种满玫瑰和郁金香，小径上铺满白色的鹅卵石，像是一幅色彩浓烈的油画。

钟笔从车库开着一辆银灰色房车出来。左学偏头问：“你的跑车呢？”她指尖点着方向盘，漫不经心地说：“你知道，我已经过了招蜂引蝶的年纪。”不再喜欢开颜色鲜艳的跑车，她早已不是十七八岁的少女。

左学瞅了她一眼，没什么表情，说：“但愿。”

母子俩来到尖沙咀。钟笔横扫几大国际名店，提着数个纸袋出来的时候，左

学非常不满，“我的书包呢？”

她气喘吁吁，说：“知道，知道，你先坐这儿看着东西，我这就去买。”

左学哼道：“你买这么些衣服当饭吃？”

她嘻嘻笑道：“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有备无患嘛。”现在只不过八月份，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但是她习惯未雨绸缪。

左学很不耐烦，“你不是要跟左思离婚吗？以后怎么办？”连他都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钟笔不轻不重拍了下儿子的头，“放心，你妈穷也穷得、富也富得，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跟着我，总饿不死你。”她乘电梯上去买书包文具等物，绕过一楼的珠宝店，看见左思陪同一个年轻女子在看项链，红豆大的钻石，拿在手里熠熠发光。她吓得脖子一缩，生怕左思看见，书包也不买了，转身就往下跑。

这样尴尬耻辱的场景，不是第一次，可是左思似乎从未看见过她。

她懊恼地说：“左思在上面，我们换个地方。”

左学见她神情不对，便问：“和别人？”

她呵斥道：“大人的事，小孩儿别管。”

左学耸肩，“我才不管，反正是你们夫妻俩的事。”他想管也管不了。

钟笔决定尽快跟左思摊牌，她再也无法忍受！

待母子俩把车厢里的东西全搬下来，钟笔累得一头倒在沙发上，“好了，我可以半个月不用出门了。”左学坐在地毯上吃芒果，连声说：“不行，不行，你要开车送我去上课。”钟笔心说：我可不打算让你在香港上学。她躲进书房打电话，清了清嗓子，明明很紧张却装作随意地问：“你什么时候回家？”

左思半个小时后出现在家里。他今年四十五岁，看起来却只有三十五，中等身材，皮肤因为最近日日出海，晒得很黑，一身深色西装，因为一周三次健身的缘故，没有秃顶，没有啤酒肚，依然风度翩翩，成熟男子的魅力扑面而来。他纵然已婚，亦是香江众多美女眼中的钻石王老五。

他本是山东人，靠小型家电起家，赶上好时机，天时地利人和，不到十年，已是国内鼎鼎有名的家电零售商，后来通过香港优才计划，移居香港。

钟笔手里拿着一根钢笔，转来转去，也不正眼瞧他。左学见气氛不妙，立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溜回自己房里。钢笔啪的一声掉在玻璃桌上，她兴致大失，

这才抽出包里的离婚协议书，“签字吧。”

左思看了一眼，脸色没有任何变化，“纱纱，这个不好玩。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他仍然把她当玩物！

钟笔从沙发上跳起来，指着他鼻子说：“我没有开玩笑！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我要和你离婚。我不要任何赡养费，一分钱都不要，我要带左学走，希望你成全。”

“离婚？”左思仿佛听到天方夜谭一般笑起来，“纱纱，你知道我不会离婚的。”目光转冷，语气斩钉截铁。

钟笔像被人踩中痛脚一般，又羞又怒，一脸严肃地说：“不许你叫我纱纱，请叫我钟笔，谢谢。”左思观察了一下她的脸色，最后决定顺从她的无理取闹，点头，“好吧，钟笔，你要我回来，说的就是这个？”

钟笔粗声粗气地说：“对！”将钢笔硬塞给他，“快签字。”一脸不耐烦。

左思笑起来，慢悠悠地说：“牛不吃水强按头？离婚也要两厢情愿才行。”他推开她，在沙发上坐下，跷起二郎腿，打开电视，“今天有什么新闻？”

钟笔十分气恼，他为什么不答应，她又不要他的钱！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个信封，扔到他面前，“你自己看。”是左思和各色女人的亲密照。她哼道：“一共有二十三个，我有权利提出离婚。”加上今天这个，是二十四四个。

左思看得津津有味，“拍的角度不好，光线又暗——没想到你派私家侦探调查我，我是该高兴还是担忧呢？”

他这种不在乎的态度，令钟笔非常生气，兜头用力打了他一下，照片顿时散落一地，横七竖八躺在那里，露出不同女子的脸来，可爱的，清纯的，妖媚的，个性的……或娇嗔，或嬉笑。

她倒竖柳眉，咬牙切齿说：“我要和你离婚，你到底听到没有？”左思点头，挑眉答道：“听到了。不过，刚才我也说了，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所以，这个问题没有必要重提。”

钟笔气得手足发颤，恶狠狠地说：“我会向法院提出申请。”

左思叹气，抚着额头说：“钟笔，你要有自知之明，我不喜欢你玩过火。”他的纵容是有底线的。

钟笔本来要走，听到这话蓦地转身，“难道我连离婚的自由都没有吗？”

左思站起来，俯视她，神情高傲，一字一句道：“在香港你没有！”声音冰冷，像蛇一样滑过背脊，令人不寒而栗。

钟笔将手中的钢笔用力朝他掷去，大声骂道：“你这个浑蛋！”

他探出指尖摸了摸，钢笔水溅在脸上，一手漆黑，于是十分不悦，哼道：“这次我当你发脾气、使性子、口不择言，不跟你计较。”转身进卫生间整理。

钟笔挫败地坐在地上。这个不要脸的老男人，凭什么这么颐指气使、理直气壮、为所欲为——在外面偷情的是他，又不是她。

左思来了又走了。

钟笔冲进卧室，二话不说拿出箱子收拾行李，“带上你的奥特曼。”气冲冲地，脸色很差。

左学跟在后面问：“要去哪里？”

她冷冷地说：“离开香港。”

左学见她情绪不好，不敢惹她，跑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

她觉得疲惫不堪，宛如美丽的鸟儿被豢养在精致的金丝笼里，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一天失去自我。也许这是最富丽堂皇的一只鸟笼——可是这有什么稀奇，檐下还挂着一排的金丝笼呢，她不过是其中一只。

母子俩站在首都机场时，已是凌晨三点半，下榻的是东方君悦酒店。一大一小，连澡都不洗，沾上枕头就睡，一夜无梦。

第二天醒来，一室明亮，阳光明媚，和香港潮湿阴霾的天气如此不同，连心情都焕然一新。钟笔推着儿子说：“快起来，我们去看舅舅。”洗完澡，神清气爽，俩人匆匆吃了早餐兼午饭，打车来到望京附近的一家画室。画室的主人是一个精神矍铄、脾气温和的老头，“钟簧，你姐来看你啦。”说着，从冰箱里拿出西瓜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然后就跑出去跟人下棋去了。

钟簧扔下画笔出来，打着手势问她好不好。钟笔点头，放慢语速，“很好。”方便他读唇语。又推左学，“连舅舅都不叫，找打是不是？”

左学知道母亲宝贝这个舅舅比自己还甚，哪敢得罪，连忙投进钟簧怀里，打着手势问：“舅舅，你长这么漂亮，有没有女朋友？”钟簧整张脸都红了，雪白的肌肤，秀气的眉毛，红润的双唇，当真是一个翩翩美少年，可惜不能说话。

钟笔打他屁股，“谁教你这么说的？”

左学嘟囔道：“还不是你教的！”钟笔抬手又要打。他连忙拉出钟簧当挡箭牌，躲在后面探出个脑袋，“法律有规定，不许体罚小孩儿。”

钟笔瞪了他一眼，“你跟我讲法律？这是钟家家规，过来——”

左学忙说：“我姓左，不姓钟。”

钟笔气得不行，“你迟早跟我姓钟——”

钟簧忙拦在中间，打手势问：“吃饭了吗？”左学一溜烟儿跑了，在钟簧的画板上乱涂乱画。钟笔啃了块西瓜，“我这次来北京，打算长住了。你要不要搬过来跟我们一起住？”钟簧摇头，说他在这里挺好。钟笔也不勉强，“都随你。我们走了，晚上一块儿吃个饭。这个地方，找得到吗？”留下一张纸条。

钟簧用工具刀雕了一个机器猫的木像送给左学。他非常高兴，抱住钟簧的脖子又亲又蹭。钟笔哼道：“你不老说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不能随便亲人吗？”左学笑咪咪地说：“谁叫舅舅长得这么漂亮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连小孩儿都不例外。

母子俩走路去买日常生活用品。钟笔看着满满一推车的东西，咬唇说：“左学，你说咱们是不是得弄辆车啊？”

左学摇头晃脑说：“我无所谓，不过你——需要多锻炼。”

钟笔还来不及教训他，电话就响了，陌生来电。她很不客气地问：“谁啊？”对方的声音不紧不慢，十分温和，“钟笔，是我，张说。”

钟笔瞬间愣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夜深人静、午夜梦回常常想起的这个男子的声音，不是做梦，也不是通过网络、电视，而是真真切切地在耳旁响起。当她意识到自己沉默了太长的时间，立马装作若无其事地寒暄道：“哦……你好……你……你在哪里？”语无伦次还是清楚地显示了她此刻的慌乱。

“我在北京。你呢，听说去香港了？”不是听说，他对她的事情知之甚多。此刻他只想心平气和地跟她说话。只是能否披荆斩棘，一切重新开始？

其实他远不像表面表现的那样平静。自从昨天在上海录了《天上人间》之后，无数亲朋好友打电话来对他表示“关怀”，就连父母也不例外。一时间他焦头烂额，疲于应对，没想到后果这般“严重”，连忙从上海躲回北京。虽说诸多杂事令他分身乏术，但并不是连打个电话的时间都没有，结果他还是挣扎了一天一夜才再次拨通那个熟悉的号码。

张说……他也在北京？钟笔愣了许久，为了掩饰震惊，故意欢快地说：“你快来，你快来，我们碰上大麻烦了。”

张说，张说，再想起这个名字，不知为何，竟有一种酸楚，但她还是尽量将两人的重逢夸张化，平淡化，普通化。

成长的残酷在于，有时候，欢快与悲哀同理。

第三章 咬文嚼字与对牛弹琴

原来钟笔口中所谓的“大麻烦”便是少了搬东西的苦力。张说开着一辆深蓝色奥迪心急火燎地赶过来，最后兼职充当搬运工。他也好脾气，二话不说，西装一脱，捋起袖子将一大纸箱东西扛上肩头，眉头一皱，“什么东西，这么沉？”

钟笔和左学面面相觑，不敢告诉他是矿泉水。左学见他这么卖力气，附在母亲耳旁说：“妈妈，这个张说叔叔做事不落人后，好样的。”钟笔瞟了眼专心开车的张说，拍了拍他的脑袋，一本正经地说：“坐好，不要乱动。”

他依然没变，英俊如昔。可是她，早已千疮百孔。

张说下楼将剩下的东西提上来，钟笔母子在房间里收拾东西。左学蹲在那里拆零食包装袋，口里含混不清地说：“其实可以请饭店服务生把东西送上来。”钟笔一愣，这点她倒没想到，拖着儿子就往外走，“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对面有个餐厅，自己去——半小时之内不准回来。”最后一句才是重点。她跟张说之间，有些话，不希望小孩子听到。

左学却不配合，手拽住门把怎么都不肯走。

这个小祖宗，恁地难缠！钟笔双手叉在腰间，大眼睛一瞪，威胁道：“你再去餐厅，以后但凡想吃什么，我就带你去那儿专门看别人吃，让你看得见吃不着。”左学有样学样地回瞪她，这是一个母亲该说的话吗？“你——”经济决定上层建筑，他只得悻悻而去。

张说将东西一股脑儿堆在地上，气喘得厉害，仰着头，单手解开衬衫第二颗扣子。钟笔见他露出雪白的锁骨，微微往外凸，皮肤光滑细腻，侧着头的样子熟悉之外更多了一分性感，忍不住瞪大眼睛，咽了咽口水。不等她凑近看，张说转头喝水去了。她舔了舔干燥的双唇，不断告诫自己：美色害人，切勿色令智昏。

隔了这么多年，她对他难道还是没有半分抵抗力吗？

张说端着纸杯坐在沙发上，小口小口喝着茶，抿起嘴细细吹气，连喝水都这么秀气，钟笔暗骂他是人间祸害。这个人思维严谨，个性内敛，既不懂幽默又不懂情趣，竟然会跑去参加《天上人间》这种娱乐性的节目，这让她大大吃了一惊。

是什么使得他做出这样惊人且反常的举动？她百思不得其解。

钟笔清了清嗓子，“哎，你现在混得风生水起啊。”以前就知道他将来必定不凡，只是没想到这么有出息。

张说没什么表情，说：“还好，及不上左思。”

她不知该如何接下去，左思哪里比得上他啊，他都成影响中国当代经济的人物了，只好讪讪转开话题，说：“我晚上约了人要出去吃饭，没有车。”

张说看了她一眼，没有问约了什么人，劈头却问：“你已经离婚了？”

钟笔有些招架不住，浑身不自在，缩了缩头，咳了一声，“还没，正在办理。”

张说看她的眼神说不上是冷还是热，站起来扣袖口。钟笔见他一副要走的样子，连忙追在后面问：“怎么了？”声音有些急。不知为何，见到他，莫名觉得紧张，也许是因为太在乎的缘故。她还像以前那样患得患失、忐忑不安，根本拿不准他心里在想什么。

张说回头看她，“你不是说约了人吗？我送你去。”脸上的神情平淡得看不出什么来。

现在？她连忙跳起来去换衣服，冲到浴室又蹦回来，“我儿子，左学，他……在餐厅……”话未说完，张说却明白了她的意思，点头，“我去叫他。”隔了这么多年，俩人之间的这种默契依然存在，这让她觉得很高兴。

左学跟着张说回来，问：“你要追我妈妈？不过她是有夫之妇。”对这个陌生男子的戒备甚重，学着钟笔的样子摇头晃脑念了一句，“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冷冷地提醒他。

张说一听就皱眉，酸不拉叽，典型钟笔式教育，她说不定还计划着要教儿子四书五经呢。

他看着这个与钟笔酷似的小男孩儿，大眼睛如出一辙，圆圆的瞳孔像黑宝石，精灵毕现，遂弯下腰与左学平视，问：“你叫什么名字？”

左学不知为何，觉得他不是那种能随便开玩笑的人，于是正经答道：“姓左名学，学而时习之的学。”摇头晃脑的样子令人忍俊不禁。

张说立即明白过来钟笔取这个名字的真正含义，嘴角逸出一丝笑意，“他们会离婚的。”声音笃定，一脸自信。

他深知钟笔这些年的辛酸，左思对她太过分！